

臨川先生文集

一三

蘇子卿
知不足齋
藏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二

論議

郊宗議

荅聖問賡歌事

看詳雜議

詳定十二事議

郊宗議

伏奉

聖問

撰議繳進

問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二者皆配天也或於郊之圓丘或於國之明堂或以冬之日至或以季秋之月或以祖或以禘或曰配天或曰配上帝其義何也對曰天道升降於四時其降也與人道交其升也與人道辨冬日上天與人道辨之

時也先王於是乎以天道事之秋則猶未辨乎人也
先王於是乎以人道事之以天道事之則宜遠人宜
以自然故於郊於圓丘以人道事之則宜近人宜以
人爲故於國於明堂始而生之者天道也成而終之
者人道也冬之日至始而生之之時也季秋之月成
而終之之時也故以天道事之則以冬之日至以人
道事之則以季秋之月遠而尊者天道也邇而親者
人道也祖遠而尊故以天道事之則配以祖禰邇而
親故以人道事之則配以禰郊天祀之大者也徧於
天之羣神故曰以配天明堂則弗徧也故曰以配上
帝而已夫天與人異道也天神以人事之何也曰所
謂天者果異於人邪所謂人者果異於天邪故先王

之於人鬼也或以天道事之蕭合稷黍臬陽達於牆
屋者以天道事之也嗚呼天人之不相異非知神之
所爲其孰能與於此此禮也尚矣孔子何以獨稱周
公曰嚴父配天者以得天爲盛天自民視聽者也所
謂得天得民而已矣自生民以來能繼父之志能述
父之事而得四海之驩心以事其父未有盛於周公
者也

荅聖問賡歌事

臣聞叙有典秩有禮命有德討有辜皆天命也人君
能勅正則治不能勅正則亂所以勅之不可以無其
爲一也然爲於可爲之時則治爲於不可爲之時則
亂故人君不可以不知時時有難易事有大細爲難

當於其易爲大當於其細幾者事細而易爲之時也
故人君不可以不知幾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
惟幾此之謂也人君雖知此然賢臣不心悅而服從
則不能興事造業而熙百工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
起哉百工熙哉此之謂也夫欲股肱之喜蓋有其道
矣蓋人君率其臣作而興事在明乎善而已明乎善
在所爲法以示人者當所爲法以示人者當乃股肱
之所以喜也股肱喜而事功成事功成而能屢省以
不怠廢此又股肱之所以喜也爲是者在欽而已矣
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
屢省乃成欽哉此之謂也蓋憲者爲法以示人之謂
也所爲法以示人者當率法慎爲能然欽慎而不明

乎善亦何能濟故人君者以明乎善爲難苟明乎善
矣則人臣孰敢爲不善人臣無敢爲不善事其有不
治者乎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此之謂也人君不務近其人論先王之道以自明而
苟欲以耳目所見聞總天下萬事而斷之以私智則
人臣皆將歸事於其君而不任其責淫辭邪說並至
而人君聽斷不知所出此事之所墮也又歌曰元首
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此之謂也然則人君欲
股肱良而庶事康不在乎他在明乎善而已明乎善
不可以責諸人也伏惟天錫 陛下以堯舜之材自
秦漢以來欲治之主固未有能髣髴者然百工未熙
庶事未康者殆所謂近其人論先王之道以自明者

尚有所缺而非可以他求也臣昨日蒙德音喻及尚書賡歌之事而愚僉倉卒言不及究故敢復具所聞以獻伏惟 聖心加察幸甚

看詳雜議

臣今月二日至中書曾公亮傳 聖旨以雜議一卷付臣看詳臣謹具條奏如後

議曰官有定員則進趣雖多不能爲濫宜定臺省監寺之員須有闕然後用

臣某曰今之臺省監寺之官雖名曰職事官而實非前代之所謂職事官而與前代刺史等所帶檢校官無以異前代檢校官之類亦不能定員待有闕然後擬前代所謂職事官即今所謂差遣是也今之差遣

固已有定真須有關然後用人矣若欲令今所謂職事官亦有定真則今職事官以差遣真數校之幾至兩倍而有功有考當陟者又未有以禦之欲有定真所謂可言而不可行者也

議曰內外之官正其名稱出則正刺史縣令之名入則還臺省之名

臣某曰前代有勲官有散官有檢校官有職事官勲官散官當其有臯則皆得議請減而應免官則又可
以當官而檢校官與今行守之官無異故朝廷與奪
皆足以爲人榮辱利害今散官勲官檢校官旣不足
以爲人榮辱利害爲人榮辱利害者唯有職事官與
差遣而已今若令內外官正其名稱出則正刺史縣

令之名入則還臺省之名則是丞郎知州謂之刺史
京朝官知州亦謂之刺史不知職事官之貴賤何以
別乎又其祿秩位次不知當復如何若同之則理不
可行若不同則與未名之時又何以異臣以爲今州
郡長吏謂之知州非不正名所領職事官乃與前代
刺史等帶檢校官無異何傷於正名而欲改之乎且
漢以丞相史刺察州郡謂之刺史今欲名州郡長吏
爲刺史則何得謂之正名

議曰罷官而止俸

臣某曰文王治岐仕者世祿武王克商庶士倍祿蓋
人主於士大夫能饒之以財然後可責之以廉耻方
今士大夫所以鮮廉寡耻其原亦多出於祿賜不足

又以官多貧少之故大抵罷官數年而後復得一官若罷官而止俸恐士大夫愈困窮而無廉耻士大夫無廉耻最人主所當憂且邦財費省之大原乃不在此議者但知引據唐事乃不知唐時官人俸厚故罷爲前資未至困乏今官人俸薄則與唐時事不得同且不吝於與人以官而欲吝於與官以祿非計之得也

議曰以釐務實日併爲三年以叙磨勘之法以符考績之義

臣某曰今欲以釐務實日併爲三年以叙磨勘之法竊以爲不釐務者非人情之所欲也釐務者非人情之所苦也今等之無功而釐務則計日得遷等之無

臯而不釐務則不得計日而遷恐未足以符考績之義而適足以致不均之怨也且黜陟之法務在沮勸臯功不知立法如此有何沮勸

議曰置兵部審官院

臣某曰崇班以上置兵部審官院此恐可議而行然崇班以上差遣盡付之兵部則不可行當約文字之法相度所任輕重緩急有付之審官者有屬之樞密者至於磨勘則官視卿監以下皆付之兵部審官可也

議曰置兵部流內銓以代三班及置南曹

臣某曰三班院無以異於兵部流內銓何必以代三班乎今三班自無關事而又增置南曹則非省官之

意

議曰廢江淮荆浙發運使

臣某曰江淮荆浙發運使嘗廢矣未幾復置者以不可廢故也蓋發運使廢則其本司職事必令淮南轉運使領之淮南轉運所總州軍已多地里已遠而發運司據六路之會以應接轉輸及他制置事亦不少但以淮南轉運使領發運則發運一司事多壅廢此蓋其所以廢而復置也臣比見許元爲發運使時諸路有歲歉米貴則令輸錢以當年額而爲之就米賤路分糴之以足年額諸路年額易辦而發運司所收錢米常以有餘或以其餘借助諸路闕乏其所制置利便多如此類要在揀擇能吏以爲發運而已廢之

不爲便也

議曰廢都水監

臣某曰都水監亦恐不可廢今議者以謂比三司判官主領之時事日煩費日廣舉天下之役其半在於河渠隄埽故欲廢之此臣之所未喻也朝廷以爲天下水利領於三司則三司事叢不得專意而河渠隄埽之類有當經治而力不暇給故別置都水監此所謂修廢官也官修則事舉事舉則雖煩何傷財費則利興利興則雖費何害且所謂舉天下之役半在於河渠隄埽者以爲不當役而役之乎以爲當役而役之乎以爲不當役而役之則但當察官吏之不才而不當廢監以爲當役而役之則役雖多是乃因置監

故吏得修其職而無廢事也何可以廢監乎且今水土之利患在置官不多而不患其冗也

議曰合三部句院

臣某曰三部句院臣未知其詳然恐由近歲三司帳籍鈎考之法大壞而不舉故三司句院有事簡處若不然則此三部句院理不可合

議曰提舉百司不當用內制但用如張師顏者

臣某曰提舉百司多用內制而今患其與三司並行指揮庫務異同難稟臣以爲唯權均體敵乃可以相檢制事有異同則理有枉直近在闕門之外則非理皆得上聞庫務官司亦何嫌於難稟今若只用如張師顏者一人與三司表裏綱紀細務則恐與三司權

不均體不敵雖足以綱紀細務而三司措置百司失理莫能與之抗議今使內制一人總其權以敵三司又使如張師顏者一人躬親點檢細事小既足以究察諸司姦弊大又足以檢制三司如此處置未爲失也若以爲費而當省則提舉百司於內制但爲兼職廢之何所省乎

議曰廢宮觀使副都監

臣某曰宮觀置使提舉都監誠爲冗散然今所置但爲兼職其有特置則朝廷禮當尊寵而不以職事責之者也廢與置其爲利害亦不多若議冗費則宮觀之類自有可議非但置使提舉都監爲可省也

議曰外則并郡縣

臣某曰中國受命至今百餘年無大兵革生齒之衆蓋自秦漢以來莫及臣所見東南州縣大抵患在戶口衆而官少不足以治之臣嘗奉使河北疑其所置州縣太多如雄莫二州相去纔二十餘里聞如此者甚衆其民徭役固多財力彫弊恐亦因此然臣不深知其利害不敢有言

議曰詔執事之臣下逮有司俾行審官銓選之職稍稍寬假使時有簡拔

臣某曰今朝廷使監司守倅及知雜以上各以所知同臯薦舉人材然尚患其所舉不如舉狀今若令有司行審官銓選之職時有簡拔臣恐以一二人之耳目不足以盡天下之材而所簡拔不足以塞士大夫

之非議又其所任或不免交私則於時政徒有所損而已

議曰擇判司簿尉三考四考有兩紙三紙舉狀者引對給筆札條爲治目不拘文辭咸以事對命官考驗有理趣者除縣令三考績效有聞委提刑轉運上其實狀除京官再入兩任知縣如政績顯白與減一任通判便除知州

臣某曰議者以爲近世縣令最早有出身三考無出身四考不問其人材如何但非贓犯則以次而授焉甚非重民安本之誼臣以爲今有出身三考無出身四考皆有三人舉主乃得爲縣令非不問其人材如何而特以次授也蓋近歲朝廷舉令之法最善故近